

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 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

陈林 沈序译

1932/1/8

版  
社

# 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陈 林 沈 序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Неточка Незванова

本書根據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второ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版本譯出

### 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

原 著 者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翻 譯 者 陳 林 沈 序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4 号

上海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开本：850×1156 耗 1/32 印張：5 13/16 字數：126,000

1959 年 10 月第 1 版

195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1,500 册

統一書号：10078·1063

定價：(元)0.64 元

我不記得我的父亲，我两岁时他就死了。我的母亲改了嫁。这次改嫁虽是由于爱情，但却帶给她很多不幸。我的繼父是个乐师。他的一生很妙：这是我所認識的人里一个最古怪、最奇特的人。他特別深刻地留在我童年最初的印象里，这些印象极其深刻，以致影响到我的一生。为了說明白我的故事，我在这里先叙述一下他的生平。我現在所叙述的一切，是后来我从一位著名的提琴家 B. 那里 听来的，他年輕时曾經是我的繼父的同伴和亲密的朋友。

我的繼父姓叶菲莫夫。他出生在一个很有錢的地主庄园里。他的父亲是个穷乐师，經過长期漂泊，才定居在这个地主庄园里，在他家乐队里服务。地主的生活过得很闊气，而且非常非常喜欢音乐。据说，他从来不开自己的村庄，甚至連莫斯科也不去，一天突然决定出国去到某疗养地，但只去了几个礼拜，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去听一位著名的提琴家演奏，据报載，这位提琴家要在疗养地演奏三次。地主养着一个相当大的乐队，为了这个乐队他几乎花費了自己全部的收入。我的繼父就在这个乐队里当黑管手。他二十二岁那年，結交了一个怪人。在这个县里还住着一位闊气的伯爵，他因为在府上养着一个戏班子破了产。这位伯爵把他乐队里一个行为不正的乐队指揮意大利人解雇了。这个乐队指揮确实是个很不好的人。他被赶出来以后，

就完全墮落下来，常到村里小酒館子里喝得醉醺醺的，有时候还向人乞討，于是全省再也沒有一个愿意雇他。我的繼父就同这样的一个人做了朋友。这种关系蹊蹺得不可思議，誰也沒有发觉到，他的行为由于仿效他的朋友而有絲毫的改变，甚至起初禁止他同意意大利人来往的地主，后来对他們的友誼也不再留意了。最后，这个乐队指揮突然死了。他是在一个早晨被农民从河堤旁边的坑里发现的。依法进行檢驗，結論是，乃因脑充血身亡。他的东西保存在我的繼父那里，我的繼父立刻提出証据，說他有权繼承这份财产：死者留下一張亲笔写的条子，这張条子里指定叶菲莫夫是他身后的繼承人。遗产是：一件由死者細心保存过的黑色晚礼服，可以看出他还是希望能找到职业的，还有一把从外表看来相当平常的提琴，这份遗产誰也沒有来爭。但是过了不久，伯爵乐队里的第一提琴手拿着伯爵的信来見地主。在这封信里，伯爵請地主劝叶菲莫夫出卖这把意大利人留下的提琴，他非常希望自己的乐队能得到它。他答应出三千个卢布，并且还說，他已經好几次找叶果尔·叶菲莫夫到他那里去，想当面談妥这件买卖，但他竟固执地拒絕了。伯爵最后說，提琴的价錢是实在的，决不打一点折扣，并且認為，叶菲莫夫的这种固执，令人难堪地怀疑到，他想在这件买卖里利用伯爵的真诚和不了解情况来占便宜。因此，希望能开导开导他。

地主立刻派人找我的繼父。

“你为什么不卖提琴？”地主問他，“你并不需要它。給你三千个卢布，这价錢是实在的，如果你以为还会再多給你一些，那你就太不懂事了。伯爵决不会騙你。”

叶菲莫夫的回答是，他自己不想到伯爵那里去，但是如果打发他去，那这是老爷的权力；他不想出卖提琴，而如果硬要他从

那里拿走，那这也是老爷的权力。

显然，他这样的回答触动了地主那根最敏感的心弦。问题在于，地主时常自夸懂得怎样对待自己的乐师们，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道地的演员，靠着他们，他的乐队不仅优于伯爵的乐队，而且也不亚于京城里的乐队。

“好吧！”地主回答，“我转告伯爵，说你不愿意卖提琴，因为你不愿意，因为你有卖或是不卖的绝对权利，你明白吗？可是我要问你：你要提琴干什么？你的乐器是黑管，虽然你是个蹩脚的黑管手。把它让给我吧。我给你三千个卢布。”（谁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把提琴啊！）

叶菲莫夫冷笑了一声。

“不，老爷，我不卖给你，”他回答说，“当然，你有权力……”

“怎么？难道我强迫你的，难道我逼你的。”地主叫起来，他忍不住了，况且事情是发生在伯爵的提琴手面前，这个提琴手，可能根据这种场面，对地主家里乐师们的处境做出非常令人不快的判断。“滚开，忘恩负义的东西，从今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没有我，看你拿着你那支连吹都不会吹的黑管往哪里去？你在我这里吃得饱，穿得暖，拿到薪水；你过着高尚的生活。你是个演员，然而你却不愿意明白和理会这一点。滚开，别在这儿惹我生气！”

地主赶开所有他不满意的人，他怕自己会大发雷霆。可是无论怎样，他不肯过于严厉地对待“演员”，他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乐师们的。

买卖没有做成，好象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是，过了一个月，伯爵的提琴手忽然想起来干一件可怕的事：他出面控告我的继父，状子里说，我的继父应该对意大利人的死负责，他为要达

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获得一笔丰富的遗产而謀害了意大利人。他还說，那份遺囑是用威胁利誘的手段取得的，并且他答应給自己的控告提供証人。不管伯爵和保护我的繼父的地主怎样恳求和劝告，控告人的决心始終不动搖。他們向他指出，对乐队指揮的尸体的檢驗是正确的，控告人否認这种明显的事实，可能是由于个人的嫌隙，由于沒有得到伯爵要买給他的那把珍贵的提琴而产生的怨恨。提琴手却坚持自己的意見，赌咒发誓說自己是对的，他証明腦充血不是由于喝酒，而是由于中毒，并且要求重新驗尸。最初看来，他的这些指控相当严重。当然，这个案子被受理了。叶菲莫夫被捕了，关进了城里的監獄。审理开始，轟动了全省。审理进行得很快，結果查明提琴手是誣告。他受到了公正的惩戒，但他始終坚持自己的看法，深信自己是对的。最后，他承認，他沒有任何証据，他所提出的証据是自己想出来的，但他所以想出这一切，是根据判断和推测，因此直到重新驗了尸、正式宣告叶菲莫夫无罪以后，他仍然固执己見，認為叶菲莫夫謀杀了可怜的乐队指揮，虽然他也許不是用毒葯，而是用其他某种方法謀害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他执行判決，他就突然得了大肺炎，发了瘋，死在監獄的小医院里。

在审理該案的全部过程中，地主的態度很公正。他竭力象对待亲生的儿子那样对待我的繼父。他屡次到監獄里去安慰他，給他錢，听說他喜欢抽烟，就給他带去高級紙烟，我的繼父被宣判无罪，他还給整个乐队大开宴会。地主認為叶菲莫夫案件事关整个乐队，因为他对他那些乐师們的好品行估价很高，如果不比對他們的天才估价更高，那至少也是相等的。过了整整一年，忽然全省傳着一个消息，說有一位著名的法国提琴家莅臨省城，打算順便作几次演奏。地主馬上想办法邀請他到家里来作客。

事情进行得很順利；法国人答应来。对于他的光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几乎全县的人都接到了請帖，可是，事情突然发生了一个大波折。

一天早晨，有人报告，叶菲莫夫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到处搜寻，但連影子也找不到。乐队处于非常緊張的状态，因为他们缺了黑管手。在叶菲莫夫逃跑后三天，地主忽然收到法国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法国人毫不客气地拒絕了他的邀請，并且說，当然是暗示地說，今后他将特別慎重地对待那些养着私人乐队的先生們，看到一位真正的天才在一个不了解他的价值的人支配下，頗觉不甚雅观，最后还說，他唯有在俄国才遇到真正的演員和优秀的提琴手——叶菲莫夫的事例，足以証明他这些話的正确性。

看完这封信，地主大为惊讶。他簡直伤心透了。怎么？叶菲莫夫，就是那个他那样关怀过、周济过的叶菲莫夫？这个叶菲莫夫，居然如此殘酷无情地在一个他所十分尊崇的欧洲演員面前誹謗了他！另外，这封信有一点使他莫名其妙：信上說叶菲莫夫是个有真正天才的演員，說他是个提琴手，說别人不善于发现他的天才，而强迫他搞另一种乐器。所有这一切，使地主很激动，他立刻准备进城去見法国人。正在这时候，他收到伯爵的一張紙条，在这張紙条里，伯爵請他赶快到他那里去，并且說，他已經知道这件事情的一切，說現在那个外国艺术家和叶菲莫夫都在他那里，說他对叶菲莫夫的无礼和誹謗感到惊讶，他下令扣留了他，最后說，地主必須来一趟，还因为叶菲莫夫的指責牽涉到伯爵本人；这件事很重要，需要尽快把它講清楚。

地主立刻前往伯爵府，很快見到了法国人，說明了我的繼父的全部历史，并且說，他看不出叶菲莫夫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天



才，相反的，叶菲莫夫在他那里是个很蹩脚的黑管手，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好象这个离开了他的乐师是个提琴手。他还说，叶菲莫夫是个自由的人，有充分的自由，如果真觉得自己受到压制的話，永远而且随时都可以离开他家。法国人很惊讶，叶菲莫夫被叫来，他几乎叫人认不得了：他的态度傲慢得很，答話时带着嘲弄的口气，并且坚持他对法国人說的話是真的。所有这一切，使伯爵恼火极了，他直截了当地罵我的繼父是个恶棍，血口噴人的家伙，应该受到最可耻的惩罚。

“不敢劳駕了，大人，我已經相当熟悉你，而且非常熟悉你，”我的繼父回答，“由于你的恩德，我差点儿吃官司。我知道，你从前的提琴手亚历克塞·尼基福雷奇是受誰唆使去誣告我的。”

伯爵听到他这种可怕的指責，气瘋了。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恰巧这时有一位官員在場，他是因事来到伯爵府上的，他声称对这件事不能置之不理，他認为叶菲莫夫这种欺侮人的粗野行为，包含着歪曲而恶毒的責难和誣蔑，他請求伯爵允許他立刻當場逮捕叶菲莫夫。法国人也表示很憤慨，說他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卑鄙和忘恩負义。当时我的繼父却狂暴地回答，他宁愿受审讯、裁判甚至再去吃官司，却不愿意过以前在地主乐队里的那种生活，以前所以沒有离开地主家，不过是因为穷，沒有办法。他这样嚷着，就同逮捕他的人一起走出客厅。他被关在这幢房子最偏僻的一个房間里，人們警告他說，明天就要把他押送进城。

将近半夜，囚室的門开了。地主走进来。他穿着睡衣，拖着拖鞋，手里还提着个灯籠。大概，他睡不着，折磨人的忧虑使他在这样的時候离开了被窩。叶菲莫夫也沒有睡着，他吃惊地望了一下进来的人。地主放下灯籠，非常激动地坐到叶菲莫夫对面的椅子上。

“叶果尔，”他对他說，“你为什么这样侮辱我？”

叶菲莫夫沒有回答。地主又問了一次，在他的声音里含着深沉的感情和說不出的惆悵。

“天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侮辱你，老爷！”我的繼父終於摆摆手說，“大概，我給鬼迷住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誰叫我这样干的！唉，我在你家里不会生活得痛快的，不会的……鬼纏住了我！”

“叶果尔！”地主又說，“回到我那里去吧，我会忘記一切，一切都原諒你。听着：你將是我乐队里的头一把手；我給你最高的薪水……”

“不，老爷，不，不要說了吧，我不会在你家里好好呆下去的！我告訴你，鬼緊纏着我。如果我留在你那里，我会燒掉你的房子；有时这样的苦惱襲击着我，我覺得最好不要生在世上！現在我对自己也把握不住，因此，老爷，你最好丟开我。这一切都是从我結交了那个惡魔的时候开始的……”

“誰？”地主問。

“就是那個人人唾弃的象条狗一样死掉的意大利人。”

“怎么？亲爱的叶果尔，是他教会你拉提琴的？”

“是的！他教会我很多毀了我的东西。要是我不遇到他就好了。”

“难道他是个提琴师嗎，亲爱的叶果尔？”

“不，他自己懂得很少，可是很会教人。我是自己学会的；他只是指点指点，——現在我覺得，宁可烂掉我的手，也不該領受他那份教益。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老爷，要是你問，‘小叶果尔！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給你一切。’可是我，老爷，一个字也回答不出，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不，老爷，你

最好丢开我，我再說一遍。我自己真会干出什么来，使你们把我送到远远的什么地方去，就此了結！”

“叶果尔！”地主沉默了一会儿說，“我不能就这样同你分手。如果你不愿意在我那里做事，你可以走；你是自由的，我不能硬留你；但是現在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你。用你的提琴給我拉个什么曲子吧，叶果尔，拉吧！为了上帝，拉吧！我不是命令你，請你了解我，我不是强迫你；我是央求你，叶果尔，为了上帝，把你給法国人拉过的曲子給我拉一遍吧！倾吐你的感情吧！你固执，我也固执；看来我也有自己的怪脾气，亲爱的叶果尔！我了解你，你也象我了解你一样了解我。在你沒有同意給我拉那个給法国人拉过的曲子以前，我簡直活不下去。”

“那么，好吧！”叶菲莫夫說，“老爷，我曾經发过誓，永远不在你面前拉提琴，就是不在你面前拉！而現在我的心准許了。我給你拉，但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老爷，你再也不会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听到我拉提琴了，即使你答应給我一千个卢布。”

于是他拿起提琴，开始演奏自己編的俄罗斯民歌的变奏曲。B.說，这个变奏曲，是他最初的也是最好的提琴曲，在这以后，他再也沒有奏过象这样好、这样动人的曲子。本来就无法平心靜气地听音乐的地主，这时竟泣不成声。在曲子奏完的时候，他站起来，掏出三百个卢布，交給我的繼父，并且說：

“現在你走吧，叶果尔。我把你从这里放走，一切由我来同伯爵交涉；但是听着：你我再也不能見面了。你面前的路是广闊的，如果我們在这条路上再碰面，那無論对于你或是对于我都是不愉快的。好，走吧！……等一下！临別时，我对你有一条忠告，就是一条：不要喝酒，好好学习，經常学习；不要自高自大！我是

象你亲生的父亲一样对你說話的。当心，我再說一遍：好好学习，不要同酒杯打交道，你一旦因为苦恼而喝了酒（苦恼总是很多的！）——那就完蛋了，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糕，可能，你也会象你那意大利人一样，死在一个坑里。好，现在你走吧！……停一下，吻吻我！”

他們互相接吻，随后我的繼父就得到了自由。

他一得到自由，馬上就开始在附近的县城里大喝起酒来，花光了他的三百个卢布，还同一群最下流的游民交上了朋友，結果变成了一个穷光蛋，求告无門，不得不到一个跑碼头的戏班子的蟹脚乐队里充当提琴手，那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提琴手。所有这一切，并不完全符合他最初的心愿，他最初的心愿是能尽快地到彼得堡去学习，給自己找到好位置，把自己造就成演員。但是，他在这个小乐队里沒有把事情搞好。他很快同流动戏班子的老板吵了架，离开了。那时他的情緒十分消沉，甚至决定做一件深深挫伤自己傲气的丢臉的事情。他給我們熟悉的那位地主写了一封信，向他說明自己的情况，并且要錢。信写得相当傲慢，沒有收到回信。于是他写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低声下气，称地主为恩人，奉承他是真正的艺术鉴赏家，再一次請求他周济。最后，回信来了。地主寄来一百个卢布和由他贴身的仆役写的几行字，这信里說，他以后将拒絕任何請求。收到这些錢，繼父想立刻动身上彼得堡，但是，还了債，只剩下很少的一点錢，对于旅行連想也不敢想了。他仍然留在省里，重新到本省一个乐队里做事，后来又在那里鬧了别扭，他这样从一个乐队轉到另一个乐队，老是抱着尽快到彼得堡去的念头，在省里整整呆了六年。最后，他忽然感到一种恐慌。他絕望地发觉到，由于穷困而又放蕩的生活不断折磨他，他的天才受到极大的損害，于

是在一天早晨，他丢开自己的雇主，拿起自己的提琴，几乎是带着飯，来到彼得堡。他住在一个閣楼上，就在那里第一次遇見B。B。剛剛从德国来到彼得堡，也想为自己找幸运。他俩很快就成了朋友，B。甚至到现在，談起这次相識，还怀着深切的感情。两个人都年輕，两个人抱着同样的希望，抱着同样的目标。但是B。还正年輕；他还很少受到贫困和痛苦；而且，特別由于他是一个德国人，他一貫頑强而自信地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他几乎預先就猜出自己会成为怎样一个人，——而那时他的同伴已經三十岁的人了，他已經精疲力尽，失掉一切耐性，他七年来为了糊口在当地戏班子和地主們的乐队里鬼混，原先的劲头已經被这种生活消磨完了。曾經支持过他的只是一个經常不变的念头——最后总能摆脱难堪的处境，积些錢，上彼得堡。但是这个念头是模糊不清的，这只是內心里一种无法克制的呼喚，这种呼喚随着時間的消逝，在叶菲莫夫面前已經不象最初那样清晰了，他虽然到了彼得堡，但是几乎已經麻木了，他到这里来，只是因为很久向往这次旅行，已經成为习惯，至于到首都来干什么，几乎連自己也不知道了。他的情緒是那么不稳定，容易冲动，而且狂暴，仿佛他想用这种情緒来騙自己，使自己相信，他还沒有失去最初的力量、最初的热情和最初的灵感。这种时起时伏的冲动，打动了冷靜而謹严的B。；他被迷惑住了，他把我的繼父当做未来的偉大音乐家来祝賀。他想不出他的同伴会有另外的前途。但是很快B。就睜开了眼睛，看透了他。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暴躁、狂热和焦急的心情——不过是在追念失去的天才时不自觉的絕望；甚至，而且，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不过是过分的盲目、空疏的自信、幼稚的自滿和时常幻想自己是了个了不起的人物罢了。“但是，”B。說，“我不能不为我

的伙伴那种古怪的性格感到惊讶。我亲眼看到他那不时发作的急切的愿望和内心的怯弱之间剧烈得可怕的斗争。这个不幸的人，在整整七年里，一直是那样满足于幻想未来的荣誉，甚至没有发觉到，他是怎样失去了我们艺术中最基本的东西，怎样失去了甚至最起码的演奏技术。同时在他那混乱的头脑里还继续不断地臆造出许多关于未来的大计划。他不仅想成为一个头等音乐家，一个世界闻名的提琴手；他不仅认为自己已经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他还想成为一个作曲家，虽然他连对位法都不懂。但是，更使我惊讶的是，” B. 说，“这个人虽然非常无知，不大懂得艺术，然而却能那样深刻、那样清楚地，可以说本能地理解艺术。他能那样强烈地感受它和领会它，所以，即使他错误地把自己这个仅凭本能的高深的艺术评论家当做真正的艺术献身者，当做天才，这也不是为怪。有时他能够用自己的粗俗、简单、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话对我说出非常深刻的真理，简直使我吃惊，而且不懂得他是怎样猜到这一切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读过什么，也从来没有学过什么；在我进修的过程里，” B. 说，“我是非常感激他和他的那些意见的。至于说到我，” B. 接着说，“我并没有怀才不遇之感。我酷爱自己的艺术，虽然我一开始就知道我并没有很高的天赋，我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粗工；但是我却感到骄傲，因为我并没有象一个懒汉那样埋没掉自己的天赋，相反的，我用百倍的努力来培养自己，倘若有人称赞我演奏时的准确，并且惊叹我的演奏手法纯熟，那么这一切我都应当归功于自己经常兢兢业业的劳动，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觉地克制自己，并且永远仇恨骄傲、幼稚的自满、懒惰，而懒惰正是这种自满的必然结果。”

B. 也曾把这些意见同他的同伴，同他最初那样佩服的人谈

談过，然而却只徒然惹他生气。他們之間的关系淡漠起来。不久，B.发现到，他的同伴越来越显得冷淡、煩躁和苦恼，他感情冲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而且每次冲动以后，接着就是阴郁而古怪的消沉。最后，叶菲莫夫开始丢开提琴，有时甚至几个礼拜不去摸。这个不幸的人离完全墮落的地步不远了，很快就染上了一切坏习气。地主警誡过他的事发生了：他毫无节制地大喝起酒来。B.痛心地看着他；他的劝告不发生作用，而且也怕說。叶菲莫夫渐渐变成一个最无賴的人：他一点也不因为靠 B.生活而感到惭愧，甚至还表现出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当时，生活费都花光了；B.靠教書勉强維持生活，有时他被商人、德国人和贫寒的官員們叫去在晚会上演奏，他們虽然給得不多，但总可以給一点錢。叶菲莫夫好象不愿意理会同伴的窘况：他对他很冷酷，甚至好几个礼拜不同他說一句話。有一次，B.用极婉轉的口气对他說，最好不要太忽略自己的提琴，免得完全荒疏掉；这时叶菲莫夫大发脾气，并且声称，他是故意再也不摸提琴的，他好象以为誰会为这件事跪下来求他。还有一次，B.因为要在一个晚会上演奏，需要一个伴奏者，他請叶菲莫夫去。这个邀請却激怒了叶菲莫夫。他憤憤地說，他不是<sup>一个</sup>街头提琴师，不能象 B.那样不要臉，侮辱崇高的艺术，在那些根本不懂他的演奏技巧和天才的下賤工匠們面前演奏。对于这些話，B.沒有回答一个字，但是，叶菲莫夫却在他的同伴出去演奏的时候，对这次邀請做出很多猜測，以为这一切不过是，暗示他是靠 B.生活的，B.要使他知道，他也應該去想办法賺錢。B.回来了，叶菲莫夫就突然开始責罵他卑鄙。并且声称，一分鐘也不能再同他在一起。他真的到哪里去了两天，可是，第三天又回来了，又若无其事地繼續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

只是由于以往的习惯和友谊，由于对这个墮落的人的同情，B.才忍耐着，沒有堅決結束这种不象样的生活，和自己的同伴永远分手。但是，最后他們还是分手了。B.时来運轉，得到某要人鼎力提携，作了一次轟动的演出。这时他已經是一个杰出的演員，他的声誉突然提高，很快找到一个歌劇院乐队里的位置，在那里他也很快得到完全应得的成功。分手的时候，他給了叶菲莫夫一些錢，并且流着眼泪恳求他回到正路上来。就是現在，B.也不能不怀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回忆着他。同叶菲莫夫相識，是他青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他們曾經在一起开始他們的生涯，彼此曾經那样热烈地依恋过，甚至連叶菲莫夫那种最古怪的脾气和粗野狂暴的毛病，都强烈地吸引过B.。E.了解他；他看穿了他，并且預見到这一切将会怎样結束。在分手时，他們互相拥抱，两个人都流了泪。当时叶菲莫夫噙着眼泪說，他完了，他是个不幸的人，他早就知道这个，然而現在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毁灭。

“我沒有天才！”他最后說，臉蒼白得象死人一样。

B.深为感动。

“听着，叶果尔·彼得洛維奇，”他对他說，“你这是干什么？要知道，你只是用悲观失望来毁灭自己；你沒有耐性，也沒有勇氣。現在你是在灰心的时候說自己沒有天才的，不对！你有天才，我可以使你相信这一点。你有天才。我仅根据你怎样感受和領会艺术，就能看出来。这我可以用你的全部經歷来給你証明。你不是对我談过你过去的經歷么？在那时候，也曾經有同样的一种絕望不知不覺光顧过你。那时候你的第一个師傅，那个古怪的人，关于他你曾經同我談过很多，他最先引起你对艺术的爱好，并且发现了你的天才。你那时候也象現在一样，深



深感到絕望。可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你沒有在地主家里住下去，連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你的師傅死得太早了。他丟下了你这个只有一些模糊的愿望的人，而主要的，他沒有对你說明白你是怎样一个人。你觉得，你应该有另外一条更寬闊的路，你命里注定要有更远大的目标，但是你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实现这些，而在煩惱中憎恨着自己周圍的一切。你那貧困的六年並沒有白过；你学习了，你思索了，你認識了自己和自己的力量，你現在懂得了艺术和自己的使命。我的朋友，需要耐心和勇气。比我的更可羨慕的运气在等着你：你比我有百倍的希望成为艺术家；但愿上帝給你哪怕是我的十分之一的耐性也好。好好学习，不要喝酒，正象你那仁慈的地主对你說过的，而主要的——是要从头、从字母学起。有什么东西煩扰你呢？貧困嗎？但是貧困可以造就艺术家。它是同生活的起点分不开的。現在还没有人需要你，也没有人想知道你：世界就是这样的。可是等着吧，当人們发现你有天才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这样。嫉妬、吹毛求疵的卑鄙行为，而更多的是蠢事，比貧困还要更厉害地来襲击你。天才是需要同情的，它需要人了解它，可是你会看到，当你得到即使是一点点成功，就会有怎样的一些面孔来包围住你。他們会把你辛勤的劳动、飢餓、困苦和无数不眠之夜所得到的东西看得一文不值，拿輕蔑的眼光看待它。他們，你将来的伙伴，不是鼓励和安慰你：他們不会給你指出你有什么好的和真实的东西，而是幸灾乐禍地挑剔你的每一个錯誤，对你指出那些正是你做得不好和做錯了的地方，装出冷淡和鄙視你的样子，象过节似地庆幸着你的每一个錯誤。（好象会有人根本没有錯誤似的！）你驕傲，你常常不适当地自負，可能会伤害一些很自尊的小人物，那时就糟糕了——你将会孤立，而他們却